

传奇故事精选

英雄传奇

回声行动



回 声 行 动

徐国华 王海林 编

满 江 出 版 社

回 声 行 动

徐国华 王海林 编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7.125 字数150,000
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5840 册

ISBN 7-5407-0419-5 / I · 322

定价：2.60 元

出版说明

数年来，在国内许多文学刊物上发表的通俗文学作品数以千计，蔚为大观，其佳作妙品令人兴趣盎然，但读者也常常苦于遇到不少劣作次品。为此，我们约请徐国华、王海林二先生选编了《传奇故事精选》。这套书汇集了佳作妙品中的三十篇（有些是初次发表），分为各自独立成书的若干册出版。

选编者徐国华先生，系《今古传奇》创始人，原湖北曲艺家协会负责人，老编辑、老作家、老艺术家。

选编者王海林先生，系美学副教授，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，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史《中国武侠小说史略》作者。

尽管在数千篇作品中选择其上乘者并非易事，疏漏在所难免，但我们深信：《传奇故事精选》的出版，将因其对通俗文学的欣赏、评论乃至创作均有所帮助与推动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漓江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二月

内 容 提 示

回声行动 一出电视剧《江淮大侠》，吸引了多少观众！这篇传奇中的主人公，正是江淮大侠王亚樵。比之电视剧，其人物更加复杂，情节更加惊险，故事更加曲折，内容更加新奇……

血战潼关 昭昭王令之下有沉沉忠臣之冤，刀光剑影之外有千苦风流之情。欲知究竟如何，请看伸冤义士邂逅多情少女的故事。

陈毅历险记 堂堂红军参谋长龚楚，拜倒在女特务的石榴裙下，一夜风流，做定了死心塌地的叛徒，致使赫赫名将陈毅数次陷入险境……

目 录

- 血战潼关·····袁浪(1)
- 冯玉祥威震沅江·····庄稼、刘胜(58)
- 军神——青年刘伯承的故事·····毕必成(81)
- 陈毅历险记·····余方德(109)
- 回声行动·····东方明(143)

血战潼关

袁 浪

第一回 穿云燕 龙泉报知己 郑天霞 单骑进潼关

词曰：

朔风悲，金乌坠，玉兔银辉。碧血酬知己，华夏惊雷。自古别离柔肠碎，豪杰肝胆照，龙泉报君归。

英烈谱，青史垂，杏花一醉。汪天八万里，梦绕魂回。儿女柔情英雄泪，归航叹英主，血泪空自垂。

一六四四年阴历五月上旬，进京仅只四十天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北征失败之后，带领四十万大军离京西退。一路上黄沙蔽日，悲风四起，饿殍横阵，赤地千里，大顺朝的命运岌岌可危了。

直至此吋，宰相牛金星仍居功自傲，陷害忠良。他一封密奏，就害死了制将军李岩。

这年阴历五月十二日的黄昏，潼关古道之西，丛莽峻岭深处，一位彪形大汉骑着一匹雄健的黄骠马疾驰而来。他袒胸露怀，肩头上搭着一个布褙裤，身上背了把龙泉剑，浓眉紧锁，目光炯炯，看上去约摸二十三、四岁，高鼻梁，国字脸，薄薄的嘴唇，又白又整齐的牙齿，给人一种英武凛悍之感。

此人姓黄名林，是大顺王殿前的亲兵副将，制将军李岩的贴身侍卫。他胆识超群，为人又豪爽大度，扶弱抑强，虽然只是一名副将侍卫，而李岩待他却情同手足，李岩送了他一个文绉绉的绰号——穿云燕黄林。

昨天下午，他在咸阳城中惊闻噩耗，得知了制将军李岩的凶信。悲愤之中他拍案哀呼，后悔自己一念之差，竟留下这终身遗恨。想到这里，他双腿用力一夹，那黄骠马在羊肠小道上狂奔起来。

黄林重踏旧地，感慨万千，禁不住长叹一声，松辔缓行。当走到一块大青石旁边时，不禁思绪如涌……

那是崇祯十三年，河南继两年蝗灾之后，又遭干旱，黎民百姓哀苦之状惨不忍睹。黄林所在的杞县灾荒更甚，当时他已二十岁了，为了养活五十余岁的残废母亲，只得铤而走险，在外乡当了土寇。后因案发，被锦衣卫擒拿下狱。

当时身为尚书公子的李信（即李岩），不但是黄林的同乡，且深爱黄林的武艺和为人，不惜重金，百般周旋，解脱了黄林的牢狱之苦，且又周济银粮，要他赡养老母，刻苦习武。待到李信起事时，黄林有老母在堂，无法相随，只得洒泪送别。谁知当天深夜，黄林的母亲竟悬梁自尽了。黄林痛

彻心肝，嚎啕大哭，悲切中猛见几案上素笺一幅，黄林一看，就知是母亲绝笔。上面写道：

林儿，李公子文韬武略，仁德恩义，它日必成大器。我儿若能相随，则黄氏幸甚，我儿幸甚。在此荒乱之年，为母岂能以病残之身毁儿之前程哉？望儿速追李公子，上不负黎民之望，下可安黄泉之心，为母虽早去，则胜生多矣。

母绝笔！

崇祯十三年三月望日

黄林看完母亲的绝笔信，几乎昏绝。他草草葬毕母亲，立即打点行装，朝李公子远遁的方向急追而去。

义军东西转战，萍踪无定，黄林受尽了餐风露宿之苦，一年之后，才在渭南追寻到义军队伍。其后又在潼关打听到了李岩的消息。那天，就是在这块草坪上，这尊大青岩旁，黄林见到了李岩，李岩将黄林留在身边，当了自己的贴身亲兵。

李自成称王之后，黄林虽然被加封为殿前五品侍卫，却仍然是制将军李岩的亲兵统领。黄林在军中不但谦虚谨慎，乐于助人，而且，在攻洛阳、战开封等战役中，其武艺和气魄又深为众军士钦佩羡慕。有一次，在追歼孙传庭余部的时候，黄林在硝烟迷雾中劈砍击刺，进退自如，李岩见了，情不自禁地叹道：“黄林轻捷神速，真不亚于一只穿云的春燕。”自那时起，穿云燕黄林之名几乎是威震敌营，三军尽知了。

自李自成进京登基之后，将大军屯于京城，文臣武将只

知争利享乐，完全忘记了义军面临的严重局势。上月，一个月朗星稀的暮春之夜，在制将军的府第里，李岩神色严峻，沉重地对黄林说：“主上虽已北上亲征，然军心士气已大不如前，目下京中一切，着实让人忧心。为万全之计，你明日凌晨持我的将令出崇文门，绕道西去，再入咸阳，告知果毅将军郑仁，望他整兵备武，万莫懈怠，京师若有不测，顺王也有退路。此去事关重大，我思考再三，唯你才堪此重任。”

李岩话刚说完，黄林便庄重地说：“将军，决非黄林畏难不前，只是我已盟誓在先，只要将军在，我一天也不离开。更何況目下京中危机四伏，随时都会有变，如此非常之时，黄林岂能舍将军它往。”

李岩猛地打断黄林的话，忿然作色道：“今日之托，事关大顺兴亡，岩岂敢以一己之私而忘天下？”

就这样，穿云燕黄林告别了制将军李岩，于第二天凌晨跨上黄驃马，背上龙泉剑。披星戴月，昼夜疾驰，只几天功夫就赶到咸阳。来到果毅将军府，呈上李岩亲笔信，备细讲述了京城里的一切。

这果毅将军郑仁乃是李岩的同乡，和李岩一同起事。两人患难之交，意趣相投，可谓一对知己。当下郑仁读完李岩的长书，又听完黄林的讲述，心中不禁大惊，自知李岩凶多吉少，忙将所辖的五万兵丁加紧整训，重新布置，十余天后，令人痛心的军报便传来了：

吴三桂反叛助清……大顺王御驾亲征败于山海关……大顺军离京西退。紧接着又接到了制将军李岩的凶信。

郑仁得此噩耗，悲愤填膺，禁不住失声痛哭。

黄林捶胸顿足，惨痛哀呼，一口鲜血涌出，竟然昏死过去。醒来时怒气冲天，竟不顾众人劝阻，迅速打好行装，跨上黄骠马，如飞而去。他要去质问大顺皇帝李自成，如此受三军爱戴的忠臣良将，与他共患难的弟兄何以会反叛大顺而遭此荼毒？

他一口气策马远驰了四百余里，此时才稍微冷静了一些，在如血的残阳下，他开始在这潼关的青岩坪前痛苦地沉思起来。他觉得自己太过于激动了，能够这样去质问大顺王李自成么？即便是他枉杀了李将军，那也只是君父之过，为臣的怎能言君父之过？再说李将军虽惨遭冤杀，三军自有公论。如果我策马面君，在三军眼里，这种举动不是反叛，也属不轨，全军尽知我是李将军的贴身侍卫，那岂不是连累了李将军，害得他在九泉之下也不得清白么？想到这里，黄林真是进退两难，竟又对着残阳流起泪来。

悲愤痛苦之中，往事又不断地在眼前叠现，他似乎又看见了灾难深重的家乡，看见了李公子赈济灾民时的情景，看见了母亲那期待的面容……他似乎突然找到了出路，心中渐渐平静下来。

他扯动缰绳，让马退后几步，对着大青岩的悬崖。这时，猛听得自己来路的方向，又响起了急促轻脆的马蹄声。黄林此时想到的，是要清白地结束自己的一生。

只见他微微地垂下头来，再一次看了一眼连绵不断的群山和浊浪滔天的黄河，突然两腿一夹，在马肚上猛踢一脚。

黄骠马长嘶一声，四蹄腾空，箭一般地朝悬崖下射去，黄林闭紧双目，准备同自己心爱的黄骠马一同去到另一个世

界。

这一瞬间，他突然觉得耳旁风声一响，黄林猛睁开眼睛，却看到黄骠马前蹄腾空，后腿直立，望着血红的落霞，悲声长鸣，就是不愿同主人一起跳下那万丈深渊。此时，他和直立悲鸣的黄骠马正好遮住太阳的中心。在这惊心动魄的一刹那，他和马的轮廓被残阳镶上了一道喷血的光边，映衬着身后的群山，足下的黄河，显得雄浑悲壮。

黄骠马终于在长啸中放下前蹄，摇着酱色的黄鬃，温驯地踏着嫩草。那神态，显然是不愿意带着自己的主人跃下方丈悬崖。

黄林长叹一声，甩开手中的缰绳，跳下马来，轻抚着马鬃，满腹感慨地低声自语道：“黄骠马呀，你随我整整三年，南征北伐，立下多少战功。有功不赏，今日却要你和我同去，我黄林也太不近情理了。”

黄骠马似乎理解了主人的心情，它回过头来，亲昵地舔着黄林的手臂。

黄林轻轻地在马背上拍一掌，依依不舍地说道：“去吧，到那没有妒忌，没有阴谋的自由天地里去！”说完，他突然转过身来，“唰”地一声抽出身后的龙泉剑，仰望着碧玉般的蓝天，高声叹道：“李公子慢走，黄林来了！”

就在这一瞬间，只听得“当”地一声，身后一阵咯咯的笑声：“丈夫处世，进取将相王侯，退归原野青山。光明磊落而出，两袖轻风而退。如此方为善始善终，岂有稍不如意就引剑自裁之理？”

黄林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果毅将军郑仁的掌上明珠，玉蝴蝶。

蝶郑天霞来了。只见她那鹅蛋形脸上，一对清澈灵秀的大眼睛正调皮地对着自己微笑，那墨一般的柳叶长眉却高高挑起。她上穿紫红色薄缎子紧身软衬，下着深湖色的宽筒长裤，苗条的身形上披了一顶茄子色的跑马披风，一字武士巾缩住了长长的乌发，七色练功带束紧了她那杨柳般的腰肢。她身背牛皮褙，手操青云剑，倚着高头大马，映衬在翠木花草之中，真是妙龄少女，楚楚动人。

黄林大为骇异，他万没料到自己在果毅将军府内看到的那位弱不经风的闺秀，竟如此英俊勇武。黄林正值悲愤而不能自抑之际，无暇顾及礼义，竟不满地问道：“小姐名门闺秀，岂可阻人之志？”

谁知郑天霞听后，竟收起笑容，厉声说道：“足下有五尺之躯，怀一身绝技，不能为李公子辩冤复仇，却欲轻生而去。依我之见，不如留此有用之身，凭足下的功夫，定能为李公子报仇雪恨，使李公子的奇冤大白于天下，让卖友的奸贼遗臭于人间。庶几方可如足下所说，上可慰母亲于黄泉，下可谢李公子于地下。”郑天霞说得慷慨激昂，声色俱厉。

黄林听完郑天霞这番规劝之后，厉声问道：“小姐所说的卖友奸贼究竟指谁？”

郑天霞道：“他就是李公子昔日的莫逆之交牛金星。”

黄林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情不自禁地脱口叫了一声：“啊，大顺朝的宰相！”接着又惊问道：“你怎知李公子是牛金星所杀？”

郑天霞将青云剑插进鞘内，对着残阳拢了一下额上的青丝，将双手收在胸前，彬彬作礼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将军今

晨忿然出府之时，我同家父也与将军一样，以为李公子是大顺王妒才嫉能设计而杀。谁知将军出走还不到一个时辰，家父又接到大顺王的圣旨和宰相牛金星的亲笔信，方知是牛金星私进谗言，设宴灌醉李公子后用白绫勒死。”

郑天霞的话还没说完，黄林就气得大叫一声，猛地挥起龙泉剑，将一棵碗口粗的松树砍成两截。

郑天霞柔声说道：“将军息怒，我千里急追，是有非常之事相告。牛金星深知将军的为人，知道将军一旦明白真相，决不会同他善罢干休，因而他的亲笔信中和大顺王的圣旨上都要家父立斩黄林之头，以绝叛逆之患。想家父同李公子一同起事，患难之交，情同手足，又明知李公子含冤负屈而死，家父同我又岂能做这禽兽不为之事？为此，家父宁愿带上自己的部属去太白山落草，同时叫我来赶将军。将军不可去见闯王，因为牛金星已派出了殿前四品侍卫小金龙石芳，神臂手张佳和赛狻猊郭达凤三人，从滑县出发，准备到咸阳来取你的首级。我今日来此，是想助将军一臂之力，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”

黄林虽然气得脸色煞白，胸中怒涛翻滚，但他却只重重地哼了两声，尽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抱拳拱手，欠身说道：“小姐与令尊能明辨忠奸，千里相救，如此深明大义，在下深为感动。”说到这里，黄林抬起头来，一脸的悲愤之情：“我黄林若不让奸相伏罪，则无颜相随母亲和李公子于地下。小姐千里相救，恩重于山，在下铭心刻骨，决不敢忘。只是小姐如此孱弱，又碍于男女有别，在下实不敢有劳小姐相帮。今日一别，后会有期。请小姐此时回转咸阳罢。”

郑天霞轻轻咬着嘴唇，水灵灵的眼睛膘了黄林一眼，说：“将军好没道理，我是诚心相助，你却有意赶人。将军此时要我返回，试想此地离咸阳遥遥四百余里，如果让我单身一人黑夜中在深山野岭赶路，将军放心么？”郑天霞的音调中，明显地流露出对黄林的不满。

“啊，小姐所说有理，我送小姐一程。”

郑天霞略一沉思，突然又咯咯地笑了起来：“将军重任在肩，今日送我，分手之后，谁又送将军？再说义军溃退，吉凶未卜，牛金星又早有准备，派来寻将军的人均非等闲之辈，你既来咸阳，我们就要对你的安危负责。象这般断然分手，我如何向家父回话？”

黄林听后，不禁呵呵笑道：“小姐真是闺中之见，须知男儿汉立于天地之间，凭我手中的这把龙泉剑，谁又能奈我何？小姐太过虑了。”

黄林的话还未说完，郑天霞却勃然大怒：“将军好没道理，在这变幻纷纭的乱世之中，怎可将一切看得如此简单，如今世事艰险，防不胜防，意中之事只一二，意外之事常八九。将军如此狂妄，怎可保前途无虑？”

黄林虽然满腹懊恼，但面对这位残阳中的妙龄女子，心中又有几分说不清的甜丝丝的感觉。他红着脸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小姐有心助我，黄林敢不从命。只是关山万里，吉凶未卜，若小姐在途中有个三长两短，不但给黄林留下终身遗憾，在下又如何向令尊交待。”

郑天霞轻声一笑，正色说道：“将军差矣，在二月的棋盘街大战中，家父险被奸贼所害，若不是李岩将军奋死力

救，家父又焉能平安地返回咸阳？将军有报恩之心，小女子全家又岂无报德之念？李公子蒙冤遇难，世人无不痛心疾首，今晨咸阳三军俱在悲愤之中。将军在盛怒之下，不辞而别，家父惟恐将军情急之中不辨事情原委，完全归罪闯王，而误了大事，才令我前来追你。当今之计，将军还是重返咸阳为好，待西进大军进秦后，再同牛金星论是非曲直。若将军必欲前行，小女子也不惜一腔热血，愿随将军报李公子于地下。不过，闯字大旗乃我大顺朝的根本，望将军以大局为重，回心转意，再返咸阳，从长计议才好。”

郑天霞神态庄重，言词恳切，把个黄林说得低头不语。长时间的沉默之后，黄林抬起头来，望着郑天霞说：“小姐之言，感人肺腑，黄林心非木石，怎不动情？今夜我就同小姐重返咸阳，先看看闯王的敕文和牛金星的书信上是如何写的，然后再作安排。”

黄林这么一说，郑天霞心里也就一块石头落了地，两人重新上马，并辔而行。

此时，残阳已收尽了最后的余辉，天地山川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铅灰色，周围的山林更显得静谧清幽了。黄林双腿一夹，黄骠马一声长嘶，奋蹄飞驰。

郑天霞催动雪里驹，紧随其后。在这潼关的古道上，得得的马蹄声显得非常清脆。

